

口述歷史——

憶空軍特戰史之黑蝙蝠中隊（一）

· 前黑蝙蝠隊員朱震口述 ·
· 晞文整理編輯 ·

編按

一段曾經被世人遺忘的歷史，一群默默犧牲奉獻的勇士，一場如夢似幻、如影隨形又揮之不去的回憶，交織出冷戰時期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血淚史。

空軍第三十四中隊——黑蝙蝠中隊，遨翔於北斗星下的勇者，在六十餘年後，透過時任中隊作戰長朱震口述，深度剖析卸下面紗的黑蝙蝠，過去如何在夜空中展翼，潛入赤色鐵幕，執行當時被列為最高機密的特種作戰任務。

而囿於該中隊執行任務繁多，本文僅敘述各階段所執行相對特別、重要之任務經過；此外，本刊亦藉此機會再一次向所有隊員們致敬，因為他們的忠誠、付出及勇氣，臺灣才能有今天的繁榮與安定。

北斗星下的勇者，請接受我們遲來的道歉與道不盡的感謝！

幼年時期深受祖父影響

我於民國十八（一九二九）年三月三日在上海出生，祖籍金山；家中



中合後
排子女為
（前四子
）與震朱
母親影，
排右一。

世代皆為讀書人，亦可說是書香世家。祖父為清朝末年的秀才，從事教育工作，也曾準備赴南京參加舉人的考試，但在因緣際會下錯失機會，而子女兒孫們也就在這樣充滿書卷氣息的環境中長大成人。父親自幼在祖父的教導與薰陶下，勤於學習，獲得相當程度的英語能力；畢業後，在上海郵政局工作，以當時的大環境而言，已算是具備相當穩定收入的工作。

四個兄弟姊妹當中，我與祖父相處的時間比較長，小學時每年寒暑假都會回到金山老家去探望他。還記得

夏天時，祖父總會將家裡珍藏的骨董與文物，



朱震（右二）參加社區大學彈撥樂成果展。

求永續珍藏，而我也在如此的文化薰陶下，開始建立起文物保存的重要觀念。不僅如此，祖父還親自教導我學習書法，並留下許多墨寶，但因戰爭的關係，家中幾度搬遷，許多祖父的墨寶、珍藏的文物古董，最後也就在戰亂中損失了，如今我年歲已高，想到此事，仍感到萬分可惜。此外，父親是喜歡京劇的票友，經常帶著我前往看戲，而我也在他的影響下，漸漸培養出看京劇的興趣，更從京劇裡學到了「忠孝節義」的愛國志節；現在，我不僅持續欣賞京劇，也開始學習拉胡琴，親自體驗其中的樂趣。

感受戰爭的殘酷

我小學就讀上海公部局小學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，日軍攻打上海，並由老家金山衛登陸。那時我們在

老家陪祖父，當日清晨睡夢中突然「噹、噹、噹」鑼聲大譟，村民喊著：「快逃難啊，日本鬼子打來了！」，只見所有人急忙收拾行囊，祖父也吩咐母親趕快帶著我們四個小孩躲到鄉下外婆家（浙江平湖）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印象尤其深刻，當時大家有如驚弓之鳥各自逃難，一路上飄著雨，我們在泥濘的地上走著，天空突然轟隆作響，日軍飛機低空掃射飛過，我抬頭往天上一看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飛機，第一眼就清楚看到了飛機裡帶著飛行眼鏡的飛行員，那令人心生畏懼的兇狠模樣，還有飛機上日軍大紅太陽的圖裝，當時的情景一直深烙在我幼小心靈裡，成為揮之不去的恐懼。

我們逃到平湖後，在外公家暫避了一段時間；外公家中經商，從事養蠶絲綢買賣生意，經濟狀況尚可。我們一直到淪陷後才想辦法坐船由奉化逃出，最後到達麗水，而我也因逃難而耽誤了一年念書時間。

當時，日軍以轟炸各城市為作戰策略，麗水、衢州等地也因備有臨時性的機場，而成為日軍強力轟炸的目標，斷垣殘壁，處處可見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日軍轟炸我監獄，對於那些被囚禁在監獄裡的犯人，想逃也逃不了，一瞬間屍橫遍野，斷手斷腳灑

落一地；那年我仍是個調皮搗蛋的小毛頭，在同學的吆呼下，一夥人前往監獄一探究竟，但看到的竟是滿地屍首，心裡頓時覺得很殘酷淒涼，同時更加深了對日本人的厭惡與痛恨。不過，也就是從那時開始，我逐漸瞭解到什麼是死亡，對生死也有了初步的領悟。



多年後，朱震赴美參觀停靠於港邊的大黃蜂號。

雖然，日軍隨處轟炸我浙江一帶，但小後方（浙江一帶當時稱小後方，大後方則是重慶）當時仍未淪陷，惟日軍依然會想盡辦法侵擾我們，亦不時派出騎兵隊前來搜刮民衆財物，不過也因正值戰爭時期，生活環境惡劣，物資匱乏，一見日軍騎兵隊前來，大家便躲藏起來，騎兵在搜刮不到任何可利用東西的情形下，便會悻悻然離開。以當時兩軍對峙的情勢而言，即便小後方未淪陷，但眼見浙江重要的地方皆遭日軍無情轟炸，無力抵抗的國軍部隊，也只能任人宰割。

在麗水讀書的歲月裡，不時可以



朱震應邀赴美參加杜立德空襲東京70周年紀念活動，並留下當年美國獲救機組員簽名，以茲紀念。

聽到警報器作響，提醒著我們日軍來襲。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年四月的某日，那一次也是警報聲嗡嗡作響，唯獨遲遲未聽到飛機轟炸聲，反而聽說有人從飛機上跳下來，大家心裡想著要是日本人就要把他給抓起來，結果靠近一看發現不是日本人，而是美國人，所以民衆爭相前往救援，不過聽聞跳傘的美國人隔天就由地下游擊隊救走，後來此消息在村民間廣為流傳。直到年長後，我才知道原來當年所救的美國人，就是由「大黃蜂」號航空母艦起飛，執行「空襲東京」的機組員。前（二〇一二年），我也曾應邀遠赴美國ALAMEDA「大黃蜂」博物館，參加杜立德空襲東京七〇周年紀念活動，並暢談了當年身處於戰爭中的憶往。

那一年，「大黃蜂」號航空母艦轟炸東京，出動了十六架B-25戰略轟炸機，任務完成後，一架B-25迫降在蘇聯海參崴，另一架迫降浙江沿海，有五名犧牲，三名組員被日軍俘虜逼供後殘忍處死，十四架飛機分別迫降於浙江地區，機組員多跳傘求生，並在我國民眾與游擊隊的幫助下，順利獲得救援。但令人氣憤的是，東京轟炸事件後，日軍馬上派出部隊前往浙東一帶搜索，只要發現留有美軍的物品，一律滅村不留活口，如此報復性的屠殺，不幸致我國約二十五萬人的傷亡。

而家中則因早一步逃離麗水，到達龍泉，才幸運的躲過一劫。為躲避戰爭的殘害，我們在龍泉的山區生活，那時環境相當艱苦，沒鞋穿就著母親為我們編織的草鞋，沒白米吃就食樹根。但自己相當有福氣，因父親任職郵局的小局長，所以在打仗時我還能有機會繼續念書，並順利進入私立樹範中學就讀，哥哥則在考上公費中學後就離家求學去了。

從小經歷了舉家遷移逃難的歲月，心中因環境伴隨而來的恐懼、仇恨與求生的渴望，讓我深刻體驗到戰爭的殘酷，更使我瞭解到生命的無常，也或許因為如此，當投身軍旅，甚至



第一年的校合影。
當業學於。
與畢同合
震名講口
朱一恆門

懼，亦不會害怕面對死亡。

投筆從戎報考軍校

我與空軍的緣分很早就開始了，記得高中時，同學們經常利用假日前往杭州西湖的湖濱公園遊玩，並不時可見到空軍官校的飛行生，乘坐十輪卡車停在湖濱，穿著挺拔帥氣的官校制服，與一旁早就騎著腳踏車等待的美麗女中學生共同出遊，那時的我們真是羨慕至極。而高中畢業旅行時，學校帶大家前往寬橋參觀，雖然不是第一次看到飛機，但是近距離觀賞那航空器還是覺得很好奇，心中想著：「紙糊的飛機就似風箏一樣，居然還可以飛到天上！」，更沒想到自己在往後的六十餘年會與飛機結下不解之緣，成為駕御翔鷹的藍天使者。

高中畢業後，因未考取公立大學，又無法負擔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，與家人商討過後，決定前往哥哥當時

到後來執行特種任務時，我從不畏

就讀之浙江大學先修班學習，研讀大一的功課，並借住哥哥的住處，打地舖一同生活。沒課時，我便到街上走走看看，當時大環境亂象頻生，杭州經濟很差，人民生活很辛苦，且有部分商人惡意囤積居奇；而有些富有正義感的年輕人，看不慣奸商橫行，在大家的吆喝下，我也與他們一同衝往某家大米商，破其門而入，將米一包一包撒在地上，讓民眾搶食。當時只認為國家有難，人民窮到沒飯吃，商人們卻不能共體時艱，反而還想大發戰爭財，真是可惡至極。

自幼在書香味中長大的我，從沒想過要從軍報國，家裡世代為讀書人，沒有人當過軍人，更不會認真地去瞭解政治與社會的局勢，只知道大環境很混亂，而自己也認為只要能夠獨立自主，孝順父母與照顧家庭即可；直到前往杭州後，實際看到奸商當道的種種惡劣行為，心中的愛國意識逐漸抬頭，所以未經家人同意下，自行選擇了報考軍校一途。開始曾想考海軍，但因不會游泳，無興趣報考；之後，又認為陸軍較無法學習專業技術，剛好在空軍新生社的大力號召下，並受姑丈在國際電信局工作的影響，選擇了空軍通信專長。

考試後接到軍校成績單，獲知已

錄取的消息，我先向哥哥報告從軍的想法，他也認為當時局勢混亂，從軍報國也是不錯的選擇；於是在哥哥的協助下，獲得浙江大學教授的擔保，並向父母報告此事，之後便順利到南京軍校報到了。

當時因從小未離開過浙江，隻身前往南京時，心中難免帶點緊張，且僅裝有一點零錢的皮夾子在路上還遭小偷扒走，心裡頓時覺得很淒涼；所幸，到南京報到後隨即發放軍餉，從未賺過錢的我，看到軍餉心中十分高興。報到後我再回到上海空軍新生社時，被告知要準備搭乘船隻前往臺灣，於是我利用最後的自由活動時間回家探望家人。印象很深刻，母親遞了自己親手做的一雙鞋給我，告訴我鞋跟裡縫了一枚小金戒指，實在有困難時再拿出來使用，千萬不可弄丟。接著，我帶了一點現金與幾件換洗的衣物就離開了；臨行只記得母親「不要搭飛機」的再三叮嚀。至於鞋跟裡的小金戒指，因受訓時期，生活清苦，我將鞋跟裡的小金戒指換了新臺幣，購買文具使用，而同學間寫家書，我亦可以免費供應文具用品與郵票，倒成了「小富翁」！

記得我是在上海坐船離開黃浦江，並由臺灣基隆上岸，一艘船擠得滿

滿的，我躲在船艙底下又臭又髒的角落，拎著個小旅行袋，當時同船的還有劉蘇鍾（三十期同學）。來到臺灣後，才知道其實我們本來應前往成都受訓，但成都局勢已不好，亦準備撤退，所以我們就先

行到臺灣接受入伍訓練。當年，考上空軍的兩百多人（大部分是當時考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），大多是通信學校新生，分成兩個中隊，全部都必須先到東港入伍生總隊受訓半年。期間，我曾擔任伙食委員，所以兩隊同學都很熟悉，相處融洽。

入伍生活

由基隆坐鐵路經陸運到達東港後，開始入伍訓練的生活。東港為早期美軍轟炸日軍駐臺部隊的目標之一，故營區內破舊不堪，亟需重新整建；而我們便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，投入大量人力整理營區，開路闢地。至於入伍訓練的課程亦相當艱辛，當然也免不了幹部的拳打腳踢，有不少同學也因受不了而開了小差。說實話，一整天的操課與勞動服務，對於像我



當時體能測驗項目之一的「蝦形上」。



入伍訓時的體能活動—拔河比賽。

這種過去都是在念書的文弱書生而言，體力上是相當大的負荷。所以，為了提升自我的體能狀況，我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自主訓練，除白天出操訓練，晚上我便自己至單槓場實施體能訓練；半年下來，透過不斷的自我要求，從一開始無法完成的「蝦形上」、引體上及跳木馬等項目，到最後測驗時皆能輕鬆通過，完全從老百姓蛻變成真正的中華民國軍人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為什麼要這麼嚴格的要求自己，我只能告訴你，從剃光頭、穿上草綠軍服的那一刻開始，我就將生命交給了空軍，為了空軍、為了國家與人民，我必須要努力達成任何艱鉅的任務！

在東港入伍初期，還有收到來自上海的家書，後來通訊中斷，彼此就



目前僅留存的一張父親玉照。

再也沒有收到信件了。我還記得當初父親知道我要從軍，心裡著實不好受，但他也知道以當時的局勢而言，從軍未必是不對的選擇，或許對我來說更是人生歷練的另一種考驗，當然我也從父親的信件中，瞭解到他對我的諸般盼望與期許；其中，「明哲保身」這麼一句話讓我獲益良多。當時年紀輕一時無法體會他所表達的意涵，只認為那是讀書人的一種想法，但是隨著年紀增長，我逐漸瞭解到，「明哲」就是要合情合理、認清是非，做正面的事；而「保身」則是要有強健的體魄和智慧，才能做大事，這句話一直到現在我都銘記在心。

因為我投身空軍到了臺灣，家人皆留在中國大陸，母親爲了保護家人，對外宣稱我在太平輪失事中喪生，雖然我本來也是要搭乘那艘船離開，但陰錯陽差地早了一天的船先離開，才安全到達臺灣。一直到後來，我才知道原來過去寫給家人的信件，在文



「舐犢情深兒知否？山川梗阻怎心安！」一封封父親道盡思念的家書，朱震至今依然仔細保存。

化大革命時期都給燒毀了，沒有留下任何關於我的物品；母親甚至告訴我，小時候調皮搗蛋的我，常撿拾一些彈殼或雜物回家，堆放在床底下，幸好文革時及早將那些小玩意丟掉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萬萬沒想到，小時候因好奇而撿拾的小東西，竟差點釀成大禍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對母親與家人真是深感抱歉。

或許是小小年紀就離鄉背井來到臺灣，孤立無援的情境下，我立刻認知到現在只能依靠自己了，加以面對龐大的訓練壓力，不知不覺中，從前調皮搗蛋的個性逐漸轉爲沉默寡言，默默接受；這大概是我都沒有想過的改變，而這樣的轉變，更影響了

我的一生，甚至是往後的飛行歲月。

進入飛行世界

就在預校入伍訓練快結束時，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到東港視察，發現學生不僅人數衆多，且多爲高中畢業，便下令只要體格及格即可轉至官校學習飛行。所以，很多人都前往體檢，而我因爲個子不高，大約一百六十公分，說實話也是稍微矮了些，所以體檢那天還特別穿了馬靴，但醫官卻要求我把鞋子脫掉；當時，航醫主任看到了便把我叫了過去，問我身高多高，我心想當初在杭州西湖邊都還有看到身形比我還矮小的官校生，我有信心一定可以順利通過，所以自信滿滿的回答一百六十公分，主任也點點頭沒多說，就這樣順利通過了體檢，開啓我飛行人生的大門。

就在確定轉讀官校飛行生後某日，校長胡偉克將軍自己駕駛了一架P-11型機，親蒞東港爲我們這群未來的官校新生加油打氣。當時，所有人在大夥齊心整理出來的機坪等待校長的到來，從遠方便看到飛機像神仙一樣地緩緩降落，帥氣的校長完成漂亮的落地後，氣宇軒昂的從飛機上下來，關心同學們的生活情形，不僅讓我們倍感溫馨，對於飛行這個工作更充滿憧憬。（未完待續）